从“流水线”诗歌跨界命运白描

郑小琼首部小说集《大事和没什么大事》评读



▲郑小琼《In the Roar of the Machine》(机器的轰鸣)(左下三)上架NYRB Poets系列诗集。 梦亦非/摄

“2026年瑞典蝉奖将颁给中国诗人郑小琼”的消息近日刷爆朋友圈。这个消息并不让人意外。英语知识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刊物《纽约书评》(NYRB Poets)2025年组织翻译出版了郑小琼的诗歌选集《In the Roar of the Machine》(机器的轰鸣)——在当年十本最有影响力的世界诗人与作品里,郑小琼的诗选集被列在了第一位。

不久前,朋友在美国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看到,书架上郑小琼的英文诗作赫然在目。过两天再去时,诗集不见了,问店员,说卖完了。赶紧当场订购两册,店员说货到就通知去取。城市之光书店是“垮掉的一代”的文学大本营,也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独立书店之一。

郑小琼的英译诗集进入NYRB Poets丛书并在城市之光书店上架,说明她的打工诗歌已经通过英语主流独立出版与零售渠道,抵达美国文学读者。

前几个月,郑小琼出版了首部小说集《大事和没什么大事》,这群“活着的,不远处来来往往的人群”,被郑小琼继续书写、记录,活在了她的11个中短篇小说里。

■特约撰稿:常少宏(美国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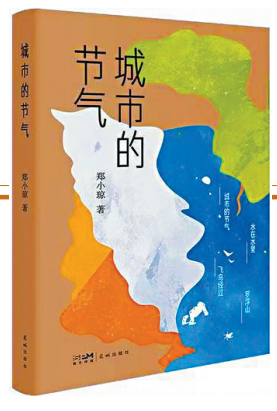


▲《大事和没什么大事》,郑小琼著,2026年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有一种作家,无论写什么都是写自己;还有一种作家,无论写什么都是在写更普遍的群体,写更普遍的人类命运——就如郑小琼——用诗歌,用小说为他们发声。

《纽约书评》出版社认为,郑小琼对当代工厂工人、女性与农村贫者的描写“安放在中国古典诗歌、祖辈之声、南方自然与她四川中部的故乡记忆之中”“她的诗折射出全球经济中人力付出的沉重代价”。

这些对郑小琼诗作的权威评价,同样准确诠释了郑小琼的小说集《大事和没什么大事》的主题、内容与风格。



▲《城市的节气》,郑小琼著,2025年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。

1 诗意的语言张力

构成一篇好小说的元素,很重要的部分是语言的魅力。

郑小琼是诗人,她的小说里行文处处是诗,诗歌的语言质地,比喻、寓意、意象、排比、想象……体现在每一篇小说里,最集大成者是《迁徙:羽毛》。像《诗经》风格的古体诗行文,体现在以“0”为题目的八个小节里——

> 死亡是一种固体物质。
> 迁徙是一种羽毛状态。
> 生存是一种无形液体。
> (第101页,《迁徙:羽毛》)

> 而我看见漂泊的祖先在走着
> 而我看见时间正穿过我和祖先的肉体
> 然后消失的形体。
> (第102页,《迁徙:羽毛》)

这样的诗意的书写同样体现在其他10篇小说里,典型的比如《东风未入门》,写两个算命盲人在渡口与“集市周围的群山中走动”,那是两个盲人可以为人们算命来挣钱糊口的集散地。

船载着小徒弟行驶在江面,行驶在小徒弟想象的远方……只有水,永恒的水,无穷无尽的水,它化作天空的云彩、大地的河流、树木的汁液、身体的鲜血、江上的白雾、草木上的露珠、长夜的伤心……小徒弟的耳朵将浪声捕获,鼻子将河流的气味留下,他的向往将它们收纳。(第30页,《东风未入门》)

小说中盲人“瞎子”的人物设置从一开始就制造了写作的障碍,但是郑小琼的运笔、对语言的把握和对人物刻画的准确,使这个小说更加出彩——盲人独有地对声音和气味的更加敏感,小徒弟“瞎子”听到的水声和由此引发的想象与心理活动——意识流般的心理和细节描写,把对命运的感慨和悲悯留给了读者去体会。

2 把握小说结构的高手

从小说结构的匠心上而言,《迁徙:羽毛》无疑是最有特色和创意的。

音乐里常有“8小节乐句”的说法,是一种旋律句法。计算机语言里也是“0”和“1”两个数字,构筑了所有虚拟的世界。《迁徙:羽毛》以“0”和“1”为小节题目,各自重复了八次。从“0”开始叙述祖先的足迹(先祖于康熙五十五年……在四川顺庆落地生根,开枝散叶),重叠往复八次从“0”到“1”,最后以现实、以实实在在的存在、以“1”收尾小说,但是让“0”和“1”构筑了主人公“我”的生活足迹与意识的流淌,结束于我在打工生活里、在机器机械的运转里,与已经逝去的祖先的足迹重合——“我看见漂泊的祖先在走着”,“我看见时间正在穿过我和祖先的肉体。”

《品评排档》的结构设置完美诠释了什么是所谓短篇小说是一个“生活的横切面”——让故事发生在一场雨里,通过“我”这个具有文艺与文学爱好的穿着黄色制服的外卖男工,在雨中送外卖,擦身而过一个穿着红风衣打着蓝雨伞的风姿绰约的女子,让“我”想到王家卫的电影镜头并且坐在“品评排档”小餐馆里与王家卫电影的群众演员一遇再遇,在情节线上推进和反复回望这场雨;以及“我”坐在“品评排档”里的意识流,写了一个悲情故事——一个打工女被前男友(打工男)杀死在出租屋,因为分手后她不同意复合。

《事如秋雨来》的结构是典型的“把故事从中间开始讲起”。开头写死去的妻子胡淑珍的两位丈夫“一前一后,一瘦一胖,一高一矮”,两人“沿村道往集市走”,路过他们共同的庄稼地,一起去买杀虫药。这个开头有效地吸引了读者,跟着读下去——为什么会有两个丈夫?而且两个男人还能在共同的妻子去世后继续搭帮过日子?胡淑珍怎么死的?小说以白描的手法描述了一幅乡村乡野图,揭示现实生活里底层人的矛盾、和解与互相给予的人间温情。

在数篇小说里,郑小琼以一个相同的地点构筑小说的结构,这又是短篇小说结构高手的另一种手法与技巧,巧妙地使用闪回或压缩时间的方式,让情节与故事发生在浓缩的胶囊里,不至于散掉。

在《东风未入门》中,地点被钉在路上——跟随师徒两个算命的盲人游走在通往渡口与集市的群山里,讲述他们到渡口与集市人多的地方给人算命的故事;《遇见花店》使用第一人称多视角的结构,让几个人物围绕一个花店彼此看见与被看见,展开对几个人物命运的叙事;《深夜去海边》,把小说结构在一个去海边、到海边、离开海边的时间段和一段路途里;《妥协》写两个打工人已经有了两个孩子,但为了多挣钱、为了各自做更擅长更顺手、符合自己技能和能力的工作,多年分居两地的故事;《双城记》以火车为地点结构小说,让一个打工妹在两个城市之间来来回回,使用闪回和穿插来推进对故事的编织;《大事和没什么大事》,让故事一直“圈在”女主王春芳的卧室里——她躺在床上,她起床,她开始直播;《梅山派,“峒谌”与“蛮猛”》讲述两个打工男人——谌建国(“峒谌”)与阿猛(“蛮猛”)和一群打工人的日常,围绕着梅山和梅山派的起源、争斗的传说,串起整个小说。

3 地点和景物描写服务于塑造人物

把一个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放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让它发生、发展,把地点和景物当作一个人物去构筑——郑小琼深谙如何描写地点和景物,服务于塑造人物、讲述他们的命运。

写地点写景写环境,都是为了接下来写人物的心情、感受,甚至导致人物命运的转变。比如写江河湖海或加上天气险恶,可能接下来会写小说里的人溺水了?船翻了?被泥石流淹没了、失踪了?

郑小琼写景写环境写地点特别出彩的一篇小说是《杀女》,讲述了米香悲剧的原生、被拐卖、出逃、打工、回到山村结婚生子等经历,最后命运仿佛走了一个轮回,米香又回到了像被拐卖时同样的日子,她的情绪逐渐出了问题。她要报复丈夫使她又被困在山里,用打工时修理次品的小铁锤砸向女儿头部。她因伤害罪被判刑,在监狱的铁窗之下,她憧憬着等出狱后终于可以离开丈夫家所在的山村,再回到工厂去打工。——“她要去城市,去远方的城市,她仿佛听到机器的声音,那快速转动的机器声在向她招手。”(第234页,《杀女》)

在《杀女》这篇小说里,郑小琼反复写湖水,写米香在水里的各种挣扎。小说的第二段大幅描写了米香的家乡,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边的村庄。写湖边的房子、河流分支、河边的住户、河上的简易木桥。这一切,都落在米香“怕水,怕淹死后变成落水鬼。”(第165页,《杀女》)此后她一直梦到、想象到或者感觉自己就是始终被水淹没了,她此后经年的遭遇简直就是一个大活人变成了水鬼一般,生活在煎熬之中,窒息、挣扎,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。

当米香赶鸭子丢了三只鸭子后,她决定听村上那个去外地赚钱的男人的话,随他一起逃走,去大城市打工。

“月色照在稻田,一片白晃晃的,风吹得禾草飒飒作响,她从田埂路拐进竹林小径,竹林密得黑漆漆,两边阴影投向林间小路,更显阴森,风大时,竹叶嗦嗦响个不停,白色的月光里,小径更加阴森”——这样的景下,接着就写人,写景的目的是为了写人——“米香紧握竹篙,心都几乎要跳出来。”(第171页,《杀女》)

这段景色描写,预示了米香的前途,将是灰暗的、危险的。

在郑小琼首部小说集《大事和没什么大事》中,这群“活着的,不远处来来往往的人群”,被郑小琼继续书写、记录,活在她的11个中短篇小说里。相信不久的将来,继她的诗歌之后,她的小说也会被世界关注:而她,还这么年轻,正处于人生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。她还在继续写。

■策划/统筹:李青